

远离申城的平安“守夜人”

——探访“红烛精神”起源地军天湖监狱

□法治报记者 徐荔

像“红烛”一样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”是激励了几代上海监狱警察的精神力量。那么“红烛精神”从何而来？这就不得不提到一所坐落在安徽宣城的上海监狱——军天湖监狱。

1988年，当时军天湖监狱还被称为军天湖农场，在建场30周年的文艺汇演上，农场干警和职工自编自演了名为《红烛颂》的舞蹈。舞蹈编排朴素、意义深刻，借燃烧自己、照亮他人的红烛，寓意广大军天湖人扎根农场、任劳任怨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与现场观众产生共鸣，由此，经凝结提炼的“红烛精神”在上海监狱系统广泛宣传，并得以传承。

“红烛精神”与那些人、那曲舞

军天湖监狱的《红烛颂》如此有感召力，与它的历史有关。

始建于1958年的军天湖监狱，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西南20公里处，距离上海318公里。作为域外农场型监狱，军天湖监狱的初始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时代印记。

为服务上海经济建设，1958年，400余名干警奔赴闽北山区，创办了上海市地方国营闽北农场。闽北创业4年，砍伐毛竹总量占上海毛竹需要量的40%，有力推动了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。

1962年，因战备需要，经上海市委与安徽省委协调，安徽省将当时的军天湖新生农场转让给了闽北农场。1962年6月，闽北农场迁至现址，定名为上海市地方国营皖南军天湖农场，后更名为上海市军天湖监狱。干警们服从组织

安排来此，白手起家、开荒造田、艰苦创业，使得一片荒山野岭成为了放飞新生的热土。

而这些“开创者”中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军天湖农场第一任老场长魏林生，他是几代军天湖人的精神楷模。

解放后，曾在战争年代参军的魏林生主动放弃革命伤残军人待遇，从部队转业来到地方。1960年，魏林生被紧急派往位于福建的上海闽北农场担任党委书记兼场长，接手管理工作。

在工作与生活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魏林生一把油纸伞、一根拐杖、一双解放鞋，他就靠着这些上山摸情况，带领民警群众开荒种地、养鸡养鸭，大家都对这位场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1962年，魏林生指挥带领近7000名民警、犯人，辗转水路、公路、铁路，跨越六个省市，安全抵达皖南军天湖农场。

到了皖南，又是“从头再来”。魏林生依旧和在闽北农场时一样，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，他提出“边接管、边安家、边生产”，全面贯彻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全面发展的方针。同时为农场建设确立了“整体规划，分步实施”的发展步骤。通电、修路、建茶场，教育改造犯人，农场建设一步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。

但是，这些年来废寝忘食的工作给魏林生的健康埋下了隐患。

据魏林生的女儿多年后回忆：“父亲因长期操劳，已积劳成疾，当时身患多种疾病。”

1973年5月30日，魏林生在农场大会作工作报告时，突发脑溢血，倒在讲台上……当时他的双手还紧握着讲稿。1973年6月3日，魏林生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，年仅51岁。他的一生就像一支“红烛”，无私地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。

那些年里，像魏林生这样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”的干警还有很多，他们的精神感召着一批又一批新人。1988年，是军天湖农场建场30周年，为了纪念那些为军天湖农场建设奉献的前辈，为了歌颂这些为了守护上海平安远离故土的人们，农场青年自编自演了名为《红烛颂》的舞蹈。

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这一段舞蹈并不酷炫，甚至非常朴素，可是它背后的故事和传达的精神却让有所经历的人感动。也是从那一年开始，经过凝结提炼的“红烛精神”成为上海劳改系统广泛宣传，并得以传承。

如今，红烛精神作为具有鲜明特点的文化符号、文化现象和文化烙印，已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气场、文化信仰，渗透到监狱民警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是规范广大监狱民警思想、行动的无形力量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军天湖监狱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

在探访军天湖监狱的过程中，民警带着记者寻访过去的一个分散关押点。从军天湖监狱现址出发，车程大约10分钟，沿途都是农田草地。因为时隔太久，连司机都一时找错了地方，陪同寻找的年轻民警虽然编写过军天湖监狱场志，却也从来没有去过实地。

当年的分散关押点现在都已废弃，有些成了当地农民的“仓库”，但在关押点的墙头柱上，还看得到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“反省”等劝诫罪犯悔过自新的文

字，以及罪犯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。据介绍，当年这样的分散关押点有7个，分布在26平方公里的军天湖农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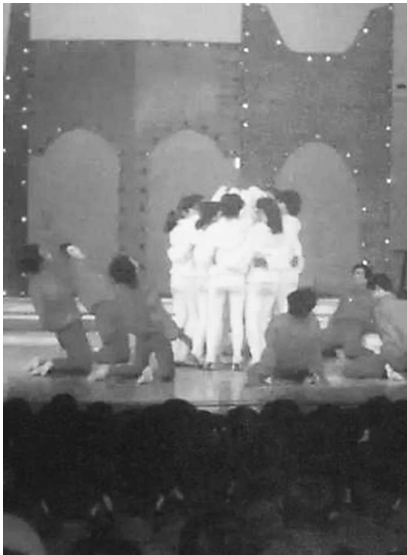
2004年，军天湖监狱将分散关押的服刑人员全部移押至中心监狱，实现了服刑人员由分散关押到集中关押的转变。中心监狱启用后，为凸显监狱刑罚执行的本质职能，2004年9月，军天湖监狱实施了“监社分开”。监狱专职承担教育改造罪犯职责，社区履行农场社区管理、经济发展以及服务监狱的职能。

2017年11月10日，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和上海市农场管理局举行了皖南两农

场移交工作总协议签约仪式。市监狱局与光明集团签订了《白茅岭和军天湖农场移交工作总协议》，目前，已彻底实现监社分开。

而根据监狱工作要求的变化，“红烛精神”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，从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”到当好监狱事业的“主人翁”、改革前行的“燃灯者”、平安建设的“守夜人”以及人格矫治的“引航员”这四大角色。

“红烛精神”传承者们要克服的“困难”也有那么一点不同，比如军天湖监狱的民警志成。



王志成和妻子贾蓉是安徽老乡，高考时巧合地都报考了警校，大学又分在同一个专业。2015年，他们双双考取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人民警察，3个月新警培训期间感情渐笃。之后，贾蓉留在了女子监狱工作，王志成被分配到300多公里外的军天湖监狱。这意味着两人要面临遥遥无期的异地恋，怎么办？王志成和贾蓉相信真爱不会输给距离和时间，于是坚定地走到了一起，也就过上了“董永和七仙女鹊桥相会”般的生活。

王志成平日里总像打了鸡血一样努力工作，尽量不拖延到休息日。因为周末要留足时间，来回乘车六七百公里、七八个小时与爱人相聚。婚后一年多，他们的儿子毛豆出生了。

然而，王志成无法时刻陪伴在妻儿身边，儿子出生以后，跟手机视频里的爸爸在一起时间更久。每次见面，儿子不要玩具、不要好吃的，扯着衣角只想多留爸爸一会儿。特别是有一次儿子发高烧，平日坚强的孩子竟然主动抱着爸爸不肯松手，这让有泪不轻弹的王志成眼眶湿润了。贾蓉最怕的也是孩子生病，平日乐观开朗的她要孤单一人承受那种无助与无奈。

王志成说，自己在域外工作，能回家的时间很短暂，每个月仅六天时间。妻子是坚强的，独自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已属不易，两次怀孕都只能一个人挤地铁、赶公交、排长队、做产检，跟个超人似的“十项全能”。妻子更是温柔、善解人意的，孩子出生以来的两年多时间，当爸爸的最多也就陪伴了一百多天，按小时来算在家才两千小时，除去休息时间，真正跟孩子在一起也就一千小时。妻子从不抱怨、不吐槽，她还努力在儿子的认知里，塑造爸爸是爱他、哄他、陪他、值得期待的那个人。妻子用体谅、理解做粘合剂，让爱情、亲情牢不可破。

而在贾蓉心里，王志成是经常加班到深夜，一天可能只有一句，“今天没事吧？睡啦，晚安”的加班狂人；是产房出来第一时间凑到病床前，泪眼朦胧地说“老婆，你辛苦了”的大个头糙汉子；是出差上千公里都记得给妻子买最爱小零食的暖男；是吵架时闷声不响，妻子说啥都默默忍受的闷葫芦；是默默用心记录下妻子所有喜好，周末相聚带她一一去实现的细心老公……

现实中，很多情侣、夫妻的爱情和婚姻，都敌不过时间和距离的挑战，可贾蓉

和王志成却觉得，距离和别离是他们爱情的保鲜剂。因为一周才能见面一次，所以每次都有着如初见般的新鲜感；因为思念太深、期待太久，所以相聚的幸福感会被放大很多倍。每次回家，王志成总会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送给妻子和孩子，而贾蓉也会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，给难得的欢聚时光增添仪式感。每当相聚，一家人约好，谁也不准宅着，一定要去户外来一场亲子活动，想尽办法让一家人的感情持续升温。

他们早已定下约法三章，“吵架了谁也不准出门，不准冷战；谁也不准轻易提分手；谁也不碰触、不纠结无法解决的问题……”他们苦心经营、小心呵护着这份奔波在路上的爱情。

“申城多少平安夜，天湖几代守夜人。”这是军天湖监狱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在新时代里，一批批像王志成这样的年轻“守夜人”陆续远离申城，践行着“红烛精神”，爱岗敬业、艰苦奋斗，甘于奉献……对于何时能长久地在一起不分离，王志成从来不跟贾蓉承诺，贾蓉也从不问起，这是同事间、更是爱人间的默契。因为，总有人扎根基层，负重前行，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对这份职业的忠诚与坚守。



上图：《红烛颂》资料照片 军天湖监狱供图
下图：已经废弃的分散关押点依旧可以找到当年改造犯人的痕迹 记者 徐荔 摄